

中原收藏 周巛南山水四屏(之一)



周巛南(1786-?)字幽堂,名万枝,河南洛阳人。清嘉庆庚午(1810)年。科举中副贡,直接入京国子监读书。官至宣阳县教谕,淹博嗜古,颖悟通圣,以书画

王顺喜 供稿



紫竹茗茶(书法)

崔向前

记忆

书荒岁月

步文芳

我爱书,珍惜书,因为那里凝聚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小时候,小伙伴说我翻书的动作和别人不一样。我先用食指触到一页书的边缘,再轻轻地把手翻到下一页。如果看到有人用拇指和食指把书页捏起来翻到下一页,纸上留下褶皱的痕迹,那真像捏住我的皮肉一样,令我心惊肉跳。更不要说上高中的舅舅把精装本《三国演义》丢在厕所里,那简直是焚琴煮鹤般不可饶恕。因为爱书,我喜欢将破损的图书修补起来,就像我喜欢买书藏书一样,修补图书也是我的人生乐事。

学生时代,因为没有经济独立,买书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到手一本书,对我便是如获至宝。那种兴奋,夸张点说,正如饥饿的人扑到牛排上。

上中学后,我偶然得到一本旧书:《中国历代散文选》。朴素的封面,泛黄的纸张,古色古香的味,“跃然纸上”。为了延长这本旧书的生命,我决定为它穿上一件得体的外衣。剪刀、胶水、纸笔准备妥当。我的修补工作便开始了,我先在书的封面上粘了一张牛皮纸。我小心翼翼地剪裁,使这件外衣格外合身。为了在朴素之外加一点感情色调,我又拿起钢笔,在封面上勾勒了一幅线描图:高低起伏的线条是影影绰绰给人遐想的远山,接下来,大树、小桥、流水、木屋、柴扉。对于没有绘画功底的我,这幅画一直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杰作。

而今,我的藏书虽没有汗牛充栋,区区一个书架也早已不等摆完。有的屈身卧于床底,有的暂且栖身纸箱。上班族的我不缺买书的银子,缺的是读书的时间和雅致。有时,翻开那本《中国历代散文选》,一篇篇古文映入眼帘,从先秦到明清。我忍不住感叹,书有这样的魔力,它能带我穿越时间的隧道,让我感受到千年前的人们,那千回百转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有时候我会想到,书上的文字是先人留下的。三十多年前,不知经过哪些工人之手,这本书得以印刷,又被那位读者购买,几经周折才流传到我这个少年的手上,让我在17岁的某一天,有缘触摸到它粗糙的皮肤,感慨它沧桑的容颜。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那种汪洋肆意的想象和气势磅礴的张势,带给我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巨大的心灵震撼。我喜欢的庄子,就这样大鹏展翅般从天而降,潇潇洒洒地从书里走来。

战争与和平,家国与亲情,闲情与哀思……古代散文的魅力是长久而热烈的,从中我感受到的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时间首先是与人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修补图书,虽然不能逆时光而上,却是我热爱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郑风漫步

平凡生活中筛出的金子

屠岸

河南诗人群崛起,给我印象深刻。高旭旺是其中一员。他从郑州来,把他的短诗诗稿放在我面前。我虽然已到90岁衰龄,但我依然被他的诗篇吸引了。

高旭旺是个热情奔放、胸无城府的诗人。只要看到了他在诗中把关怀、同情、敬意、热忱倾注到什么地方,就可以认识到他有着何等亲力和。他的诗《不长翅膀的飞鸟》是写给桥梁工的;《脚手架》、《铁锹》是写给农民工的;《小镜子》是写给青年工人的;《矿工》写煤矿工;《鸟鸣》写城市女清洁工;《一辆飞鸽》写送水工……他的歌咏对象还有:卖爆米花的人、河南烩面师傅、卖水果的女人、收废品的老人等等。他把桥梁工说成是“翱翔在时间上的风流”、“超越时间的雨后彩虹”;他描述煤矿工说:“就是这一群/黑色的流动,在磨砺中/共同祈祷一个方向——光的存在/从此。天地人间/温暖如春。”他阐释烩面师傅:“生命的密码/他手艺的娴熟/是一碗烩面注解不了的……”这些诗句显示出旭旺对劳动人民所抱的担忧与亲和的隔膜。

旭旺所关注的,不仅是那些人的个体的命运。他关注到一些重大的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关注到人与自然的斗争处境。这里有一个例子。人们知道,黄河下游经常变道,其出海有如“摆尾”的龙。由于泥沙的淤积,开封的城基步步升高,而黄河河床更高于开封城。开封是靠一代一代

的人筑起一层一层的防护堤坝而维持这座城不被淹没的。旭旺有一首诗《悬河》,就是从黄河开封段得到的启示而写成。

诗人的目光射向现代,也射向古代,但他关注的是古代的诗歌大师。旭旺歌赞白居易:“他,倒下/是盛唐的一条河流/他,站立/是中国诗歌的一座山峰。”站立的“三吏”、“三别”、“三别”的不朽/跨越诗的空间/从此,这座山/成了中国诗歌之父/华夏诗圣。”为什么选择杜甫和白居易?又为什么突出“三吏”和“三别”?从上述旭旺的那些倾注热情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劳动者的诗篇中,可以找到端倪。

旭旺又是一个聪明灵慧、思维活跃的人。他有一首短诗,题为《写诗》。读这首诗,感觉仿佛得灵感,他的诗句就像是浸满了鸟鸣的雨珠,是那般的透明,有如滴翠。鸟儿轻轻地推开诗人书房的窗棂,在雨中声探视正在写诗的他。这是一幅清丽简洁的素描,写的正是灵感对他的光顾。从这里可以获得旭旺爱写什么诗的信息。

旭旺的诗,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对宇宙和人生奥妙的探索。他的小诗,常常有某种哲理的内蕴。如《眼睛》、《挂历》等诗。

挂历是一种极平常的事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年年岁岁都有。但是谁能从这个极普通的事物中发现哲思?而旭旺的这首诗

里,挂历的“脸”是一种象征,“一张一张撕下来”是一种象征,“日子”和“过日子”也是一种象征。挂历,原本是挂在墙上的日历,日历,正是“日子”的标致。这首诗涉及时间和人的关系。我国自古就有关于人如何使用时间的箴言,例如“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或者“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如此等等。旭旺的这首诗,却摆脱前人的窠臼,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人和时间的关系。这似乎是诗人“顿悟”的结果。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旭旺有一首诗,题目叫《高脚杯》,诗中所有的想象都有物质基础:高脚杯的形状、结构、特点、气质,“脚尖”、“路”都有具体的所指,又都有另外的含义。“不在脚下”的“脚”与“高脚杯”的“脚”,不是一回事,又不一定不是一回事。“高高在上”、“空空荡荡”都是这杯子真实的属性,但诗句却赋予这杯子以另外的象征。文字明白如话,但诗给予读者的启示是深长的。这又是一个“顿悟”的示例。

这些诗句,是不是那么透明,有如晨曦,有如滴翠,有如鸟鸣,有如窗棂上的雨珠?是。然而还有一种感觉:这些诗句更像阳光下的金子。

诗人高旭旺写诗的步骤,或者说,他的诗歌意象的创造历程,我感到,就是从平凡生活的沙土中筛出一粒粒闪闪发光的金子的进程。这是一种何等可贵的收获!(本文为高旭旺短诗选,略有删节)

现代诗坛

岛屿

韩少君

一
问一条鱼海有多深
问一只船路有多长
鱼是水的心跳
船是路的脉搏

离祖国有多远
回家的路还有多长
你就是我的鱼
我的船
鱼背上的浪花

船舷上的鲜花

二
我看到一张孤独的脸
被风雨咬得伤痕累累
看到你柔弱的身躯
被波涛啃噬得
斑斑驳驳

仿佛命中注定
你是母亲众多儿女中
那个,最不幸的孩子

在大海里飘摇、愤怒
和大海一起悲伤
哭泣

你看到那些渔船了吗
他们载着家当而来
不能把你接回家
就把这里当成家

三
孤岛 总是最敏感
对天气 对海啸
对远方的眺望
孤岛 总是最先看到天
空的脸色
它昂起头 是因为好消息
传来

是因为风暴不让它低头

孤岛啊 它孤独地挥舞
着闪电
它想切割出一块领地
属于一个爱它的渔群
属于一群爱它的白帆
属于一只船
对它的初性

这些船
为它带来问候
这些船
划破了它的皮肤
它的血
染红这些船明亮的眼睛



山韵(国画)

刘芬

小说

风起

张艳霞

4月,快要高考了,一个双休日,儿子在读书。母亲进了屋,开门关门时,那扇破旧的门,发出吱吱的声音。有点刺耳。

有些吵到儿子了。儿子皱了眉,说,妈,你干吗呢?母亲做错了事一般,说,没事,你看书吧。

家里穷。儿子的父亲,常年都在外地干活,给儿子赚学费,回来的次数极少。母亲在家里,干些零活。儿子的成绩不错。

儿子看了会儿书,饿了,喊,妈,我饿了,有吃的吗?母亲在屋子外呢,听到儿子的喊声,忙跑了进来,说,有,儿子,等等啊。一会儿,母亲端来一碗玉米,几根玉米晶莹剔透地放在碗里。儿子摇摇头,有些嗔怪地说,妈,你是不不知道,我不喜欢吃玉米。母亲说,这玉米可好吃了,是……看着儿子阴沉的脸,母亲噤了声,说,儿子,那你想吃什么,妈给你去买。儿子想了想说,我要吃蛋糕,那种提拉米苏的。

母亲愣了愣,有些犹豫。这个叫提拉米苏的蛋糕,母亲没见过,也给儿子买过。那是在儿子生日的时候,是儿子硬拉着她去买的。特别贵。儿子看母亲犹豫的神情,说,妈,你到底买不买啊?母亲说,行,行,我去买。母亲手里攥着几张钱,匆匆地出了门。提拉米苏买回来了,儿子高

买了提拉米苏的事。母亲还说了儿子想去旅游的事,这要好多少钱呢。父亲听着,说,没事,没事,我多加几个班,争取把钱赚出来吧。母亲说,行,你走吧,现在不也在外面,还是多注意休息啊。父亲说,我没问题的,身体可棒着呢。

后来一段日子,儿子还是从早到晚地抓紧读书,周一至周五是在学校,周六周日是在家里。有一天儿子回到家,看到母亲的眼圈有点红,看到自己回来,母亲又似乎在极力掩饰着什么。儿子说,妈,出什么事了吗?母亲摇摇头,说,没什么事。儿子哦了一声,就没再问了,儿子又钻进房间,随手摊开了书。

6月初。结束高考。儿子一脸轻松地从考场走出来时,很意外地在校门口看到了母亲。母亲说过的,这几天因为忙,就没送儿子进考场,更别说来接儿子了。

儿子还没开口呢。母亲说,儿子,妈带你去一个地方。第一次,母亲说,妈,出什么事了吗?母亲摇摇头,说,没什么事。儿子哦了一声,就没再问了,儿子又钻进房间,随手摊开了书。

在那块墓碑前,儿子站定了。儿子看到了墓碑上的照片,竟是父亲。儿子顿时就愣住了,母亲似乎看出了儿子心头的疑惑,说,你爸其实半个月前就离开了我们,你爸是加班加点赚钱累的,才不慎从20多层的楼上跌落的,你爸临走前交代,他不想影响你的高考,嘱我等你考完再告诉你……儿子一时哽咽,重重地跪倒在父亲墓前。起风了!

女子走出后舱,不一会儿端进一只锦盘,姜山伸手轻轻把绒布揭开,只见绒布下盖着的却是一本线装的书卷。姜山看着那本书,目光中充满爱惜之意。他一边用手指在书面上缓缓拂过,一边道:“这是我姜家世代相传的大内满汉全席菜谱足本,这一周内,如果扬州城有人能够在厨艺上赢了我,我就把这菜谱赠给扬州厨厨。”

“满汉全席足谱?”在场的人全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众所周知,满汉全席是满汉两族风味肴饌兼用的盛大筵席,规模盛大高贵,程式复杂,总计要吃上三天六席。席中的菜点计又三百多种,无不极尽美味精细,既有宫廷肴饌之特色,又有地方风味之精华,可谓集天下菜肴之大成,乃古今中外第一菜谱!

天下第一名筵的足本菜谱,自然也就是天下第一菜谱。满汉全席享誉天下,席中的不少菜品均是平常难得一见的奇妙之作。也只有姜山以大内总领御厨后人的身份,才有可能拥有这样一本菜谱。而现在,这本菜谱居然会有可能留在扬州!在座的几位扬州名厨心中禁不住都“怦怦”地跳了起来。

马云不动声色地问道:“如果扬州城中没有人能够赢得了你,姜先生又想到些什么呢?”

姜山的目光绕着餐桌边的众人扫了一圈,最后停在徐叔身上,他冲徐叔拱了拱手,说:“徐老板,请恕我无礼,如果这场打赌我赢了,我就要带走悬挂在‘一笑天’酒楼的‘烟花三月’牌匾。”

众人心中都是一沉,徐叔更是变了脸色,两百多年来,这块匾虽然一直悬挂在“一笑天”酒楼的殿堂中,但它存在的意义和影响力早已超出了酒楼之外。这块匾背后的故事是整个扬州厨厨的一个传奇,它向人们讲述着扬州刀客曾经达到的成就和辉煌,也是淮扬菜在中华烹饪界中地位的象征。

一时间,船舱内寂静无声……

夜很深了。“一笑天”酒楼的殿堂内,“烟花三月”牌匾高高悬挂,掌握它命运的,看来便是下面圆桌前围坐着的那几个人。

然而,徐叔、马云、陈春生、凌永生、孙友峰、彭辉,这几个昔日在扬州厨厨叱咤风云的人物,现

在却全都紧锁着眉头,脸上写满了忧虑。

大堂里的空气仿佛就要凝固了!“除非当年的‘一刀鲜’出山!”说话的人是马云。

“可是‘一刀鲜’已经销声匿迹三十多年了,现在在哪里去找他?”徐叔叹着气道。

陈春生忽然冒出一句:“不是三十多年,是八年。”

“什么?”众人立刻都把疑惑的目光投到他的身上。

“我最近在北京认识了一些厨界朋友。据他们说,‘一刀鲜’曾在八年前在北京出现过,而且他当时在北京所做的事情,比现在姜山在扬州还要风光十倍。”

“那他都做了些什么?”凌永生满脸神往,迫不及待地追问。

“八年前,‘一刀鲜’独自一人来到京城,浑身上下,除了一柄厨厨刀,别无他物。他就凭着这柄厨厨刀,一个月内足迹踏遍京城所有知名酒楼的后厨,在与近百名成名刀客的较量中,无一败绩。据说,当时所有的比武都是一边倒的局势,偌大的北京城,竟无人可与他真正一战。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就横扫了十一家酒楼;而最快的一场比武,他只挥动了一下厨厨刀,便让对手

方主动认输。”陈春生说这些话的时候,满脸发着红光,似乎这些辉煌的业绩都是他自己的。

在场的众人想象着“一刀鲜”横扫京城的那种豪气,无不如醉如痴。马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不解地问道:“可他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没有传开呢?”

“那是因为他在大获全胜之后,忽然间音讯全无。”

“那后来他去了哪里?”徐叔倒是现实的问题最为关心。

“据说是回到了扬州,但具体行踪没人知道。”

“只要他还在扬州就好办。”马云思索着道,“只要多派人手,把今天打赌的事情在市井闲人中广为传播,他听说后,应该会自己出来的。”

有了寻找“一刀鲜”的希望,徐叔脸上的愁云立刻去了很多,他想了一会儿,又说:“如果能找到姜山的弱点,就不怕没有对付他的方法。”

马云听了徐叔的这番话,将着胡须,轻轻点了点头,然后笑着说:“徐老板这么一说,我倒忽然想起一个好办法。”

连载

用心果然达到了,儿子震撼了。“震撼”一词是大舅告诉我们的,大舅说儿子“看木了”。那几日,考生和考生家长们把几条胡同巷子挤得水泄不通,俊男靓女如云。

晏紫接到大舅的短信:在中戏见了不少报考生,自身条件很好,修养远开了眼界,心里也大吸了一口凉气,人多不说,条件还这样好。各方面的原因,他昨夜失眠了,我今天给他调整了一下情绪,现在好点了。

大舅以他的机智和韧劲,硬是让儿子“偷”看了几场考试,6天后返回武汉。

3月7日至10日,儿子为头发与向老师僵持。儿子说这是专业需要,向老师说艺考还有一年,这不是理由。儿子再次显出了他的满打满算,情绪一坏马上就上不学了。我们这时只能和向老师保持一致。儿子先把我们摆平,再去摆平向老师。

又是一轮谈判。双赢。双方都妥协了,又都是有限妥协:儿子长发不剪,烫平。

3月11日早上,儿子打电话让我往附近一家美发行送200块钱,他要烫头发。此后几天,儿子要安眠药。我从床上惊起,冷静想了想,这药要给。我失眠,知道它的厉害,如果睡不着又不吃,时间稍长就会进入恶性循环,发生比失眠更加严重的后果,许多悲惨

了5次!我是真心疼那1000块钱。我这辈子理发最贵的一次是8块钱。

7.7惊变

从2008年4月7日至7月7日,整整三个月,儿子和我们家如同又一次掉进了深渊。

4月7日,儿子终于自己去剪了头发,不高兴,和家中所有人不说话,爱理不理。随后的几天,儿子仍然不上学,每天睡到下午三四点,吃不上饭,睡到凌晨三四点睡觉,再睡到第二天下午三四点。

这样的局面继续延续。眼看着学业不济了,5月9日这天,儿子突然提出不考中考了。转头儿子又对晏紫提出复读高二。5月14日儿子又不来上学,我向老师通了电话,向老师说儿子数学已经跟不上了,语文课不想上,政史地觉得无聊,这样下去,就是中考的文化课也不行,复读也难有指望。向老师最后说,电脑消磨了徐修远的意志。

离高二期末考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儿子已经坚持不到那个时候了。6月12日晚,儿子去学校拿

回了所有的书本。此后25天的日子里,儿子彻底颠覆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沉默,压抑,郁闷,焦虑。白天睡觉,可以看见现实的世界,晚上上电脑,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这是一种自闭的、病态的生活。我已经意识到儿子这时最需要的是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但此时若让儿子去就医,他会强烈地否定自己有病并斥责我们把他当成病人。“抑郁”一词进入了我的脑子。我最担心的让儿子“偷”看了几场考试,6天后返回武汉。

对儿子内心的洞察,我比晏紫敏锐。如果我能看到儿子的内心,我看到的会是满目疮痍。儿子没有自我疗救的能力,却又排斥他救。上电脑已不是想象向儿子的快乐时光,虚拟的世界不能寄托空虚的内心,试图逃避痛苦反而陷入更大的痛苦。

与虚拟的世界都不能救儿子于水火。冥冥中,我似乎又在等待某个时刻,或者是毁灭,或者是涅槃。

儿子开始失眠。有天半夜三点晏紫叫醒我,说儿子要安眠药。我从床上惊起,冷静想了想,这药要给。我失眠,知道它的厉害,如果睡不着又不吃,时间稍长就会进入恶性循环,发生比失眠更加严重的后果,许多悲惨

剧都是因为不能忍受失眠之苦才发生,有时只在一闪念,一瞬间。吃药睡觉比睡不着要好。我给了晏紫一听30粒的舒乐安定。

儿子还没崩溃,晏紫却要崩溃了。她说她快要疯了。

7月6日这天,晏紫与儿子正面对面,她已忍无可忍,任由事情是个什么结果。“这是命。”

儿子脸上又出现的两个黑点开始焦躁,他对晏紫说,这就是你们把我送到三峡三个月的结果!晏紫转头对我大呼:“翻案了!完全翻案了!”

7月7日中午的饭桌上,晏紫告诉我,凌晨三四点钟时,她听见儿子不停地蹬蹬座椅的声音,后来,她听见一阵咚咚咚的闷响,她断定那是儿子拼命用拳头捶桌子的声音。她赶紧跑去看,儿子这时歪倒在床上,翻来覆去……

我凭着本能丢下筷子跑进儿子的房间,但潜意识中,我知道那个时刻来临了。我知道我应该毫不犹豫地做什么,怎么做,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